

时代节拍

英雄依然在前行

□郑天然

“他有双会笑的眼睛。”每一个认识杜富国的人都这么说。扫雷大队四分队副班长刘新未第一次见到杜富国，是来扫雷大队报到的日子，比他早到半日的杜富国笑咪咪地站在车边，很自然地接过了他手里的背包，开始带着他参观营区。刘新未有些内向，在来之前他曾因为要重新融入一个新集体而感到紧张，却在第一天就被杜富国的热情化解。当最初看到这个爱笑的战友躺在医院里，双眼被纱布覆住，一双袖管半截空荡荡时，刘新未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曾经的杜富国。

热情、话不多、爱开玩笑，是战友们对杜富国的一致评价。这个1991年出生的大男孩像所有20多岁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打游戏、打篮球、研究美食。组队打王者荣耀，是扫雷官兵们休息时的一项娱乐活动，杜富国却因为破旧的手机，“段位”一直升不上去。“其实我技术挺好的，就是手机有点卡。”每次被队友抱怨，杜富国就会摸着脑袋不好意思地笑。

在智能手机不断更新迭代的时代，他的手机还是最老的一款，屏幕碎得横七竖八，被称为扫雷大队的“古董机”。对自己抠，对别人杜富国却很大方。同组战友艾岩的父亲重病住院，他二话没说从银行卡里转出1.2万元给了艾岩，再去找朋友借钱来凑。当得知战友邹德能的父亲患了癌症，杜富国一边从余下不多的生活费里省吃俭用抠出500元，一边东奔西走呼吁大家为邹德能父亲众筹。在杜

富国看来，无论是为战友挡雷还是筹款，都是应该做的。“我们是战友，换了别人也会这么做。”

扫雷四队每个窗外的“米”字形简易防盗窗、隔壁宿舍的空调、水房里的水龙头、厨房里的灶台……营区里到处都留下了杜富国修理维护的印记。在扫雷大队，不少官兵来自云南、贵州、四川一带。逢年过节回家后，各种风味的腊肉就会被大家拎回连队，这时候在厨房里忙碌的总是杜富国。在雷场上，危险总是如影随形。走下雷场，官兵们非常珍惜那些轻松快乐的任务间隙。刘贵涛说，杜富国是那个铆着劲儿让大家更快乐一点的人，总是充满活力。

然而，从伤痛中醒来，杜富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世界。“你们不要担心。”每当有部队领导、战友来看望他，他总会说起这句话。白色纱布遮住了从前那双带着笑意和活力的双眼，杜富国选择扬起嘴角。

“他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解放军第926医院创伤显微外科主任陈雪松说。行医多年，他第一次遇到手眼伤残的伤情，但40多天的救治时间里，他从未听杜富国喊过一声疼。全身大面积炸伤、烧伤，每次换药时重新触碰伤口，连医生都心有不忍，杜富国却总是咬牙坚持着。陈雪松记得，他曾看到过杜富国躺在床上颤抖，连床都被带得摇晃。

失去了视力，杜富国开始学着依靠听力

生活。他喜欢去院子里散步，听医护人员介绍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努力记着每位医生的语调和脚步，在路边朝他们点头致意。在病床随手可及的地方，放着杜富国托妻子买回的智能音箱。每天康复训练结束后，他会用它听书、听新闻。陪护战友刘新未来了，他们就聊一聊扫雷前线的故事，或者一起唱唱歌、开开玩笑。

“其实是在感染我。”刘新未说，原本性格内向的他，在陪护杜富国3个多月的时间里，唱过的歌比前20多年的总和还要多。他们最喜欢唱的歌是《你是我的眼》，最喜欢读的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杜富国期盼着还能回到部队、回到扫雷前线，哪怕待在营区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特别喜欢这身军装，喜欢军人这个职业。”杜富国说，战胜自己才是最困难的，而在最困难的时候，是军人的血性让他坚持下去。

如今，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护士下了夜班会收到杜富国专门给他们带的鸡蛋，6楼康复中心的病房里每天都能听到来自扫雷一线的消息，或杜富国轻快的歌声。4月末的重庆天气晴好，身着军装的杜富国坐在桌前，小心地摸索着桌上的纸，抬起缠着水笔的假肢，一笔一画写下一个“福”字。

他之所以这么乐观坚强，是他选择了乐观坚强。对于眼前这个坐得挺拔的年轻人，可用两个字形容他的所作所为：壮举。

做人处事

攻心

□周牧辰

洛杉矶有一家公司，要拆除一栋旧楼，三家拆迁公司进入被考虑行列，决定权在董事长手中。三家公司都铆足了劲，期待着在董事长面前口吐莲花，一举拿下该工程。

第一家骄傲地说道：“我们的拆楼技术一流，能在几秒之内，将旧楼夷为平地。”董事长点点头，然后叫进了第二家公司。

第二家一进门便说道：“我们公司拆得最彻底，不仅能把旧楼的犄角旮旯拆干净，还会将它周围的旧物一并拆掉。”董事长也只点点头。

第三家公司进门后，并没有急着说自己的优势，而是问道：“您真的要拆掉这幢大楼吗？”董事长先是一愣，然后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答道：“是的。”

“那真是太可惜了，要知道，30年前，这幢楼可是洛杉矶最具标志性的建筑物哇！我曾无数次以它为背景照相，来炫耀这座城市的繁荣。”

董事长听后，顿时来了兴致：“是的，当时它的确很气派。它是我用第一桶金和全部汗水筹建起来的，我对它很有感情，但董事会议定拆掉它，我也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那也没办法。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无论最终是哪家公司来拆掉它，都请给我们几天时间，让我们对着它，做一个微缩版的模型。您既可以把它放进新楼的展览馆，也可以放进自己的办公室。这样，我们的记忆就不会被磨灭了。”

董事长听完，很感动，他没有料到，一个外人竟能想得如此周全！

拆楼权最终被哪家公司拿到了呢？当然是第三家公司。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怀旧是人的本性，拆掉任何一个旧物，都是在拆掉一种感情，聪明的人，拆物不拆情感；而糊涂的人，则是又拆物又拆感情。



西藏那曲

马雨辰 摄

哲文小语

值得与不值得

□张丽钧

在一所学校观看教师合唱团演出，我发现一位先生始终金口不开，恰好身旁坐了那位先生的领导，我试探性地问道：“那位缄口先生，课教得不怎么样吧？”被问者大为惊异：“噢？你怎么这么了解他？”我笑了，心说，隔着十万八千里，我怎会了解他？我只是从他脸上那种“不值得”的表情中，看出他是一个不幸被“不值得定律”言中的人。

有很多人可能会经常这样想：不值得做的事情，就不必做好。想想看，当我们满腹怨怼地奔赴一个赛场，当我们站在起跑线上时还在深深怀疑这场比赛的价值，怎么可能跑出最佳水平？惯于在职场上消极怠工的人，就是带着一颗“不值得”的心打发时光的。须知，职场向来不钟情“时间的小偷”，一天到晚磨洋工的人，在怠慢工作的同时，也怠慢了可能属于自己的机会。

据说有个修鞋匠，每次修鞋都不惜使出浑身解数，鞋修妥了，还要用蜡封好一颗巧克力外加一张纸条，一同塞进鞋里。那纸条上写着：任何值得一做的事，都是值得做

好的事。

不值得热爱，不值得付出，不值得珍视，不值得追索……这些“不值得”是会蔓延的。如果说“优秀是一种习惯”，那么“不值得”也会成为一种习惯。当我们觉得某一天不值得全力去过好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日子就都过不好了，最终我们收获的，恐怕只能是“不值得的人生”。

如果问你，这辈子，究竟值不值得一活，你一定会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当漫长的“这辈子”被分解成一件件琐碎的事情，你能否带着“值得”的心去将它们一一做好？生命的长城，如果值得一筑，那么，每一方砖都值得烧好。唱歌的时候，就竭尽全力地唱；烧菜的时候，就全心全意地烧；工作的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干；修鞋的时候，就殚精竭虑地修……

把“不值得”丢出你的思维圈，为每件经手的事都打上漂亮的戳记吧，让这戳记带上你的专属气息，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都赞叹不已。

成功之钥

免费人气就是最好广告

□沈诱冰

我要写东西时，特别爱去星巴克。这时，有些暖心的服务员会给我端上一杯温水和一份免费的糕点。众所周知，星巴克的饮品定价比市场上的同类产品都要高。星巴克的目标消费人群主要是上班族，但是你会发现，在星巴克的顾客群里，学生也不少。我注意到，很多学生会在星巴克里上网络视频课，还有一些会整理课间笔记。在星巴克，只要不自带食物，或者干扰其他顾客，每个人都有权利在里面找个位置坐下来做自己的事情。

国内大部分咖啡店是什么情况呢？我刚走到门口，甚至人还没有进去，就能听到一句：“您好，请到服务台点单。”或者，我刚找了个座位坐下来，服务员便拿着点餐单快速走到我面前，面带微笑：“您好，请问您喝点儿(吃点儿)什么？”好像生怕我来这里一分钱不花就会走掉一样。“帅哥(靓妹)，你不用这么急着为自己的老板赚钱吧。”有时，真想回对方这么一句。这种情况在机场最常见。只要我在某一家的门面里坐下来，马上就会有人过来催促消费。桌子上也会有个牌子提醒我：不消费禁止入座！

在中国，肯德基和麦当劳的生意为什么这么火，先不说他们做的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吃。至少我口渴了，可以走进去让他们倒杯水给我；我内急了，可以进他们的卫生间行个方便，还有免费的纸巾可用；我逛商场累了，可以进去坐下来歇一会儿；遇上下雨天，我可以在里面躲一下。店里有免费的WiFi，有免费的儿童游乐场……和星巴克一样，他们更看中人气。

人气对一个店铺来说相当重要，即使每个走进店里的人不都是来买东西的，也会给路过的人造成一种错觉：这家店人气这么旺，东西肯定不差。于是，人们便会生出走进去看一看的念头。这就是用人气带动更多人气。

很多有远见的老板会对自己的员工说：“能走进我们店里的人都是贵宾，无论他们消费与否，对我们店来说都是一种肯定，他们进来就是在为我们打广告。”

晨风晓语

让种子多飞一会儿

□罗振宇

记得在高考前一天，班主任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语文考试的技巧。他说：“你们拿到语文试卷之后，不要一开始就做题。先翻到最后一页，看看作文题目，看懂了就搁下，然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做。”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虽然这个时候你在做前面的题，没刻意去想作文的事，但是因为你看过了这个作文题目，所以有关这篇作文的构思，已经开始在你的心里生长、发芽，“飞了一会儿”了。当你把前面的题全部做完、开始写作文的时候，你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构思，这是一个很节省时间的方法。

在生活中，我也常用这个方法。不管这件事多么不情愿干，我也会强迫自己先了解一下这件事，然后把它搁一搁。虽然这之后我在做别的事情，但是我知道，那粒种子在生长。当必须开始干的时候，我就能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它干完。